

# 两只逼真的手镯不是后周时期的，而是上周的仿品



李承鹏著  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掘得第一桶金后，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，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，而他们要找的那个大侠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，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，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，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冯巴杜碰巧就坐上青青的航班，青青为了显摆把LV包包拿来给她看。结果，冯巴杜惊讶地发现，青青的包号码和自己的一样。青青对我大光其火，提出分手。我找到甄美美请求帮忙，甄美美慷慨答应。在饭桌上，我们大秀恩爱，青青受不了我这么快变心，将我暴打一顿。

都市传奇

### 电视选秀寻找庄家后人

史东强和巴豆带来的雌手镯已通过了台北专家盛大况的检测，这个手镯为五代十国之后周王室打造，通体羊脂玉，迄今已有九百九十多年历史，实为玉中上品，盛大况把雌手镯和庄亦归的雄手镯一合，丝丝入扣，证实确为一对原配。

杜丘说，现在冒充是庄后代的人太多，消息传出去，不止五个县，十五个县都有人说自己是庄家后代，上百人都说自己有手镯。毕敬提议，为防冒充的人太多，也为了提高效率，我们可以多制作一些形状样式不一的手镯，再搞一个海选，把那些人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来辨认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手镯，认错的统统剔掉，对的就留下来进行复赛……

我大喜，说脚言正合孤意，爱卿平身。

彩灯摇曳，音乐响起，本市最红的娱乐主持人华多多，穿得像个鸡毛掸子，扭着舞步走上台来——嗨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，左边的朋友你们好吗，右边的朋友你们好吗，前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，后面……哇，后面就上大街了好危险，真是车水马龙滚滚红尘，一不留神人就会丢了，这真是切合了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。好的废话少说，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综艺真人秀节目——搜索船王家人，我搜，我搜，我搜搜搜。

好了，现在让多多来介绍一下坐在评委席上的都有哪些朋友——

坐在我左手第一位的是，中国台湾南洋环亚国泰跨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庄亦归先生的全权代表，玛丽莎女士；左手第二位的是台北雅口文物总店首席文

物鉴定专家，盛大况先生；第三位是灯火寻人CEO，战斗在寻人第一线的李可乐先生；第四位是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长，人民的好卫士左雄昭同志；这第五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这是爱国海归，上海医科大学著名DNA专家，成功破译了X和Y隔代遗传相似性条状排列密码，被誉为亲子鉴定铁嘴不改的方约瑟博士。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看一段时尚辣舞，欢迎我们的黑青蛙舞者……

走上娱乐路线，实属无奈，因为跑来声称自己是船王亲人的实在太多。过了三天进入复赛，又过了三天，进入最后的总决赛，只剩十名选手，分别是三名儿子、六名孙子和一名孙女。看来大家还是更相信船王的后代，应该是男性。

总决赛共分三轮，第一轮正常，第二轮正常，第三轮出了重大情况。

### 一个疑似庄家后人的人出现了

第252号选手庄申之，在回答评委关于羊脂玉的专业知识时，突然拿出一个羊脂玉手镯，他说：我不想回答，因为我所有的回答都在这个手镯上面了。我们笑笑，这半个月来，胡乱指认手镯的人有，拿假手镯来冒充的也有，盛大况先生还开着玩笑对庄申之说：你这个手镯做得还真像嘛，呵呵。庄申之平静地说，不是像，它就是，盛先生揶揄着说拿给我看看，哟，真是做得挺像的，和真的一样咧，不得不了，啧啧，了不得……

突然，我们发现盛先生的笑僵硬了，他佝偻着背拿起手镯小跑到旁边的聚光灯下，透过灯光再看，又取出身上的放大镜看，

他蓦然转过头来注视着252号选手庄申之，嘴角竟然颤抖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盛大况指着那个年轻人：你，你，能不能过来一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庄申之淡然地走过来，我看到他嘴角上挑，眼神镇定，依稀有些庄亦归年轻时的轮廓，他显然有备而来，从包里拿出一件东西说你们再看看这个，我们看了一眼，觉得世界一瞬间被翻转了。

那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农家院落门口照的相片，虽然是黑白的，但还是看得出桃花开了，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，树下两条黄狗在打架，那男青年，长得非常像年轻时的庄亦归。庄申之说，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。

盛大况很崩溃，他的眼睛都要掉到放大镜里了，巴豆的羊脂玉是真品，庄申之的羊脂玉也是真品，居然出现两只雌手镯能和雄手镯完全吻合，难道庄亦归一样，他的手镯也有两个老婆？

我们迅速通过县政府了解了庄申之最先落脚的小村庄，由于大部分老人走了，剩下两个人记得，庄申之母是上世纪70年代末来到这个山村的，平时就在山上守林，和村里人接触很少，不过确实听说是反动派军人家属，等那女人死后，庄申之就被一百多里外另一个村子的人收养。而后来收养庄申之的那个村子，大家都证实庄申之是七八岁时来到这个村的，但从何而来，背景怎样，毕竟也过了二十多年，当初老两口也没说，死了后大家就更不清楚了。

不过县民政局的大姐肯定，从历史资料查找出来的证据，这个庄申之的父亲就是当年从省城下放到这个县的，然后和另一个女知青成婚生下庄申之。这次也是县民政局在上级领导指示

下，为了配合我们寻亲特意查找了文革以前的资料，才发现有个叫庄申之的符合条件，一问之下，还真有一个手镯。

随后在巴豆和庄申之对簿公堂的过程中，巴豆大呼小叫，这人是骗子，他的手镯是假的。庄申之说：你才是假的。两人就真的假的庭辩十数个回合。

方约瑟说，等庄亦归老先生把DNA样品送到这里来，一测就知道庄申之是不是真的了。

玛丽莎反复思量，庄先生病重美国，DNA最快也需要一周之后才能送到，何况现在还有十个人在等待排查，我们的工作是提交一个正确的人让庄先生印证DNA，而不是让病榻上的庄先生提供DNA再给这些人排着队化验，万一全都是假的，岂不成了台湾甚至东南亚商界最大的笑话，太不像话了，太儿戏了，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个小插曲就停下，理论上，真正的庄家亲人还有可能出现，对我而言，一个手镯、一张照片根本不是铁证，让他们尽情表演。

一直没说话的左雄昭笑了，你们这些文化人绕来绕去，没一个得要领，这两个手镯里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对不对，但那用得着庄先生提供DNA，我现在把两个手镯都带走，到局里刑侦大队化验室一查同位素，半天结果就出来了，同位素检测能精确到，这手镯到底是哪个朝代、哪个皇帝、哪个矿山起的料，和查指纹一样准确。

### 庄申之和巴豆的手镯都是上周的

傍晚时分，左兄罩就带着检测报告回来了，他把单子往玛丽莎等人面前一摔，说已经找人把庄申之打了一顿，庄申之被打后居然还说想要回那个手镯，说花了好多

钱。盛大况激动地问是怎么查出来的，左兄罩说：你们文物专家眼睛再厉害，也比不过现代高科技刑侦手段，我们局的专家查过之后对我说—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那手镯不是后周的，是上周的，上周才打磨出来的。

左兄罩让我请他喝酒，我说公司旁边刚开了一家火锅味道太好了。吃火锅喝酒时左兄罩嫌那瓶五粮液有假，我一拍脑门，哎呀，前两天我就让杜丘去买了两箱茅台在公司放着，茅台好，不伤肝。左兄罩瞪眼嘉许，你娃现在学乖了。其实我根本没有买，赶紧打电话让杜丘去买两箱茅台放在公司里。刚挂上，这时开影楼的朋友来电话，庄申之的照片是PS过的，电脑技术很高，只不过忽略了桃花开的时候苹果树上不会结出苹果。

吃完火锅，左兄罩叨着牙签跟我到公司取茅台酒，他在我公司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说：你这家公司不大，但真的很卖力，可乐你不容易啊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回去了，左兄罩说不急，喝茶再走，闲聊四说了一会儿，我说兄罩哥我真的要走了，青青表姐来过之后，青青整天说要去北京发展当演员，我不同意，她还跟我吵架。他斜眼睥睨着我，冷冷地说：你现在还有心思管女人的事情？

我说不管不行，北京演艺圈潜规则太厉害了，我把她送北京去，她找到了北京，我就找不到北了。

左兄罩还看着我，看得我发毛，我说：左兄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好不好，瘆人。

他看着我，缓缓说：我不知道还能这样看你多久了，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这样看你了。

我真的有些发毛，听他一字一句地说——巴豆那个手镯，也是假的，不是后周，而是上周的。

# 冯石不仅没还钱，反而让徐行长再借几千万给他



王刚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地产风云

### 徐行长突然向冯石下跪

姜青当时有些愣了，开始她都带着开玩笑的心情，与他逗乐，那是调情。可是现在冯石已经不是在跟她调情了，他分明已经告诉她，他的脸色突然变黑了。她想不通的是像冯石这么有钱的人，在外边传说他是亿万富翁呀，怎么会被人吓成这样呢？

冯石看着她把里屋的门完全关上了，就走到了大门口，默默地站了一小会儿，猛地把门拉开。一个穿着不整齐的男人站在门前，他的脸很灰，头发有些乱，额上的皱纹让他像是一只在笑的杂毛狗，他的眼睛里有疲倦还有焦虑。冯石的脸上做出了笑嘻嘻的表情：徐行长。正想去找你。

徐行长显然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眼睛里充满血丝。冯石把他拉进房间，正想对他说什么，突然，徐行长猛地跪在了冯石的面前，说：冯总，冯总呀，冯石呀，把钱给我吧。他的举动使冯石难过，他不愿意这样，他真的想当一个诚信的人。冯石站在那儿，他没有去拉徐行长，而是径自走进客人屋的卫生间去撒尿。然后，他边洗手，边对徐行长说：起来吧，别装得那么可怜。

徐行长低着头，像是一个受难的孩子，肩膀都伤心地抽动起来。他似乎在等待，冯石也许会来安慰自己一下，那样他会像饥饿的婴儿见到母亲时大口地吃起来。

冯石拿出烟，先是自己拿出一根，然后又像是想起什么，给徐行长递了一支，徐行长没有接那烟，只是有些急促地在西装里边的口袋里摸着。冯石想，徐行长在掏什么呢？他口袋里是不是有枪。最起码也有可能是刀子。他现在与徐行长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吗？

徐行长眼光闪烁着，还在摸着，终于他拿出来了。竟是一把电动剃须刀。包装极其精美。徐行长脸上突然冒出了笑容，说：这刀不错，是我从德国带来的。

冯石接过来，放松了一些，说：哟，真不错，我还正没有刮胡刀呢。说着，他拆开了包装，拿出了灰色的剃须刀，按了开关，并不慌不忙地开始刮起了胡须。

徐行长看着冯石，突然眼泪就出来了。与一般人丑陋的哭嚎不一样，徐行长是无声地流泪，这让一个男人的哭泣变得有了几分美感。冯石看着他，一直不说话，就让他哭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银行行长面前，就像是一个残酷的神父一样，那么居高临下，充满了大人物对于小人物的怜悯。

徐行长低着头，像是一个受难的孩子，肩膀都伤心地抽动起来。他似乎在等待，冯石也许会来安慰自己一下，那样他会像饥饿的婴儿见到母亲时大口地吃起来。

### 冯石和徐行长的友谊

冯石看着张开大口的徐行长，就忍不住地像法西斯一样笑起来。他再次拿出烟来，开始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渐渐地，他的内心开始沉重起来。他想起刚认识徐行长那个时候，他在徐行长面前完全是丧失尊严的。他总是晚上等在徐行长的家门口，期待着徐知先从外边花天酒地之后归

来。那时的冯石恨不得自己就是行长的独生子，儿子，或者孙子，应该是亲孙子。可是，他对于徐行长来说什么都不是。巴结行长的人太多，他们任何人都打算为徐行长献出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生命。

他们的友谊始于徐行长的宝贝儿子。那次徐行长去了欧洲，他的儿子半夜病了。是徐行长的老婆给冯石打了电话。冯石连夜带着手下，把他儿子送进了医院，并一直守候。那天晚上冯石突然有些想念自己的儿子，他生下来之后，冯石就没有怎么管过。冯石想，人是有差别的。人怎么会是平等的呢？他一个人在欧洲玩，他的儿子却让我来伺候，而他自己的儿子，却远在天边，没有人去管。这时，冯石突然发现了徐行长的妻子没有穿厚衣服，冻得有些发抖，他立即脱下了自己的西装，给她披在了肩上，他知道任何寒冷的女人都不会拒绝一个男人为她披上的西装。即使她是一位行长夫人。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她对冯石说：你也会冷的。冯石说：我年轻，身上的火大。任何付出都是有效的，徐行长的太太在行长回来之后，对他说：这人可靠。

徐行长突然像狼嚎那样地叫起来：不！不！不！——他几乎是在哭喊着叫着吼着：不，不，不，不，我不想跟着你一起犯罪。我的儿子还在上学，我的老伴有糖尿病，我的心脏不好，这你早都知道。我只是想平稳地生活。不，不，求你了，饶了我，放过我吧。

冯石说：管他们账户的业务员我来做工作。你只要把现在那个死板的家伙给我换掉就行了，让老钱坐到一楼来吧，专门管账户。你呀，别紧张，到时候你只要装着不知道就行了。

徐行长沉默得就像是一个石雕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冯石又说：其实，这很简单，我最多十个月就把钱全还回来。既不用上行会，也没有那么多手续。

徐知先抬头看着冯石，翻着白眼。冯石把他拉起来，搀扶着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然后说：回去想想。我们都想想办法。

徐知先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狗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也没有再看看自己的主人，就跌撞着电梯走去。

银行的眼里，不说声名狼藉，也是口碑极差，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放贷了。别的不说，审贷会上也通不过。

冯石笑着，就像是行长讲的完全是另一个人的情况，他说：我有一个办法，大家都能得救。徐行长期待地看着他。冯石说：大象轴承不是在你那儿存了一个亿吗？先拿出他的八千万再说。

徐知先紧张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。冯石又说：把他的八千万给我先用着。徐行长愣了一下，说：那，那手续不好做。冯石说：你只要把大象轴承的财务章和法人名章的样本给我就行了。

徐行长突然像狼嚎那样地叫起来：不！不！不！——他几乎是在哭喊着叫着吼着：不，不，不，不，我不想跟着你一起犯罪。我的儿子还在上学，我的老伴有糖尿病，我的心脏不好，这你早都知道。我只是想平稳地生活。不，不，求你了，饶了我，放过我吧。

冯石说：管他们账户的业务员我来做工作。你只要把现在那个死板的家伙给我换掉就行了，让老钱坐到一楼来吧，专门管账户。你呀，别紧张，到时候你只要装着不知道就行了。

徐行长沉默得就像是一个石雕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冯石又说：其实，这很简单，我最多十个月就把钱全还回来。既不用上行会，也没有那么多手续。

徐知先抬头看着冯石，翻着白眼。冯石把他拉起来，搀扶着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然后说：回去想想。我们都想想办法。

徐知先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狗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也没有再看看自己的主人，就跌撞着电梯走去。

冯石尾随着他走到了电梯

间，当门打开时，徐行长低着头朝里走，门就要关上时，徐行长突然回头说：你不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吧？

这话吓了冯石一跳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贪官竟然在今天说出了灵魂这个词。行长本人是学经济的，算是文科，对于一个文科知识分子来说，灵魂这个词不应该陌生。可是，由他的嘴里发出这样的音节，冯石的感觉还是怪怪的。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电梯门已经关上了。

### 冯石一直保留着的照片

关树的照片一直保留在冯石的日记本里。冯石在北京召开奥运会那年的最后一个月里，尽管他那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，而且真有了想跳楼的念头，他还是翻到有照片的那页，看着那个叫关树的男人发呆，眼神痴迷得像是在看一个女人。周围的人看他这样总是以为冯石可能是个双性恋。

冯石和冯石当然不是同性恋。冯石一生虽然阅女人无数，可是他深深地热爱着姜青，这是全人类都知道的事情。冯石喜欢搞女人，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业之一。可是，看看冯石的眼神吧，他望着关树，有时竟然会流出眼泪。

由于冯石对关树这种神奇的态度，家里的客厅中总是弥漫出香气，就像那个西装革履的瘦瘦的男人，会从照片中走出来，把身上的香水洒在家中的每一寸地板上。阳光照在关树的脸上，让他显得非常年轻。

关树死后成了冯石家血缘关系之外唯一的亲人。在所有那些悲惨的事情渐渐展现在网络上之前，关树一直是个谜。